

血泪的控诉



血泪的控诉

——记鹤岗十个矿工家史

鹤岗市革命委员会政治部 编

鹤岗市图书馆赠

黑龙江人民出版社

1972年·哈尔滨

血 泪 的 控 诉

——记鹤岗十个矿工家史

鹤岗市革命委员会政治部 编

黑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

(哈尔滨市道里森林街14—5号)

黑龙江新华印刷厂印刷 黑龙江省新华书店发行

开本 787×1092 毫米· $\frac{1}{32}$ ·印张 4·字数 66,000

1972年8月第1版

1972年8月第1次印刷

统一书号：3093·034

定价：0.24 元

毛主席语录

目 录

矿工恨

- 红卫矿老工人张绪长家史…………… (1)

挣扎在死亡线上

- 记东风矿通风科瓦斯检查员李根生家史…………… (18)

童工血泪

- 跃进矿机电科于兆东家史…………… (31)

今昔对比话童年

- 南山选煤厂老工人战玉才家史…………… (42)

牢记阶级苦

- 记老矿工秦笃财在旧社会的悲惨遭遇…………… (52)

满身伤疤记深仇

- 东风矿老工人姚培清家史…………… (63)

“万人坑”旁忆旧恨

- 反修矿五采区老工人李怀玉家史…………… (72)

不拚就没有活路!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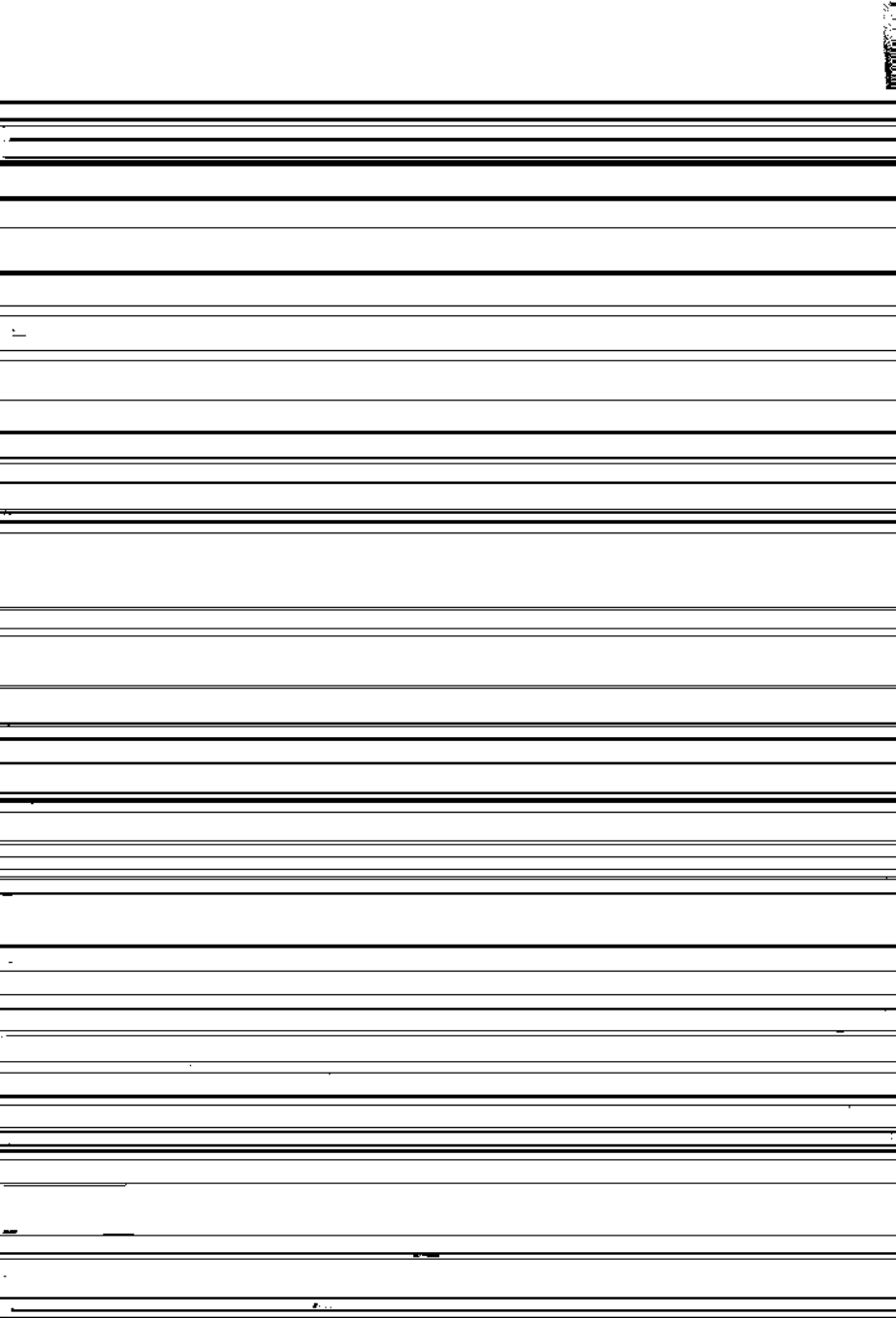
- 退休老工人杨炳升控诉日伪“兴山矫正院”
的罪行…………… (83)

冲出牢笼

- 反修矿老工人王永义控诉日伪“鹤岗刑务署”
的暴行…………… (95)

换了人间

- 记红旗矿二五六采煤队陈志运家史…………… (108)



啥都没有。有个家伙说：“拿不出钱来就揍死你！”打得伯父鼻青脸肿。伯父忍无可忍，把那个家伙一脚踢进河里，另一个坏蛋就开枪把伯父打死了。伯父倒在河岸上，鲜血流进黄河里。

我家人口多，伯父、叔叔活着的时候还能帮爹一把，他们一死，家里的生活就更困难了。爹整天劳累、奔波，为一家人的吃穿发愁。爹除了给地主下河撑船，还顶星星，披月亮，租种张庆成的两亩河滩地，养活我们一家人。这地十年九不收，谁都不愿种。张庆成

这个家伙找上门来说：“我看你孩子多，那两亩地给你种吧，第一年可以不收租。”爹欠他几个钱，怕他翻脸逼债，就勉强答应了。

我娘为了不叫一家人饿



死，领着我出门要饭，要不到吃的，就撸树叶、挖野菜充饥。旧社会要饭也难啊，穷人家自己都没有吃的，富人家有又要不出来。一天，我们娘俩刚在一家地主的大门口站下，狗地主从门里放出一条恶狗，向我扑过来，一口咬住我的左腿，咬的我鲜血直流。娘

节呢，爹为了不让张庆成知道，大清早叫我和二弟去屯里玩。娘抱着妹妹，领着两个弟弟，装成去要饭的样子，先逃出村子。夜深人静的时候，爹背着五弟，我和二弟跟在后面，连走带跑撵上去，到第二天亮天，在一个破庙里找到了娘。打这以后，我们家就离开了前南桥庄，开始了要饭逃荒的生活。

受欺骗远走鹤岗

我爹娘拖儿带女，一路上要饭逃荒，忍饥受冻，走到了当时的济南府。爹找了几天花也找不到我舅家，一家人流落在街头，无路可寻。

一天，迎面过来一辆洋车，到爹身旁一下站住了。坐车的那个家伙头顶礼帽，身穿洋服，鼻梁上架着一副墨镜，手里拿着一根文明棍。他看了爹一眼，举起文明棍指了指我们一家人，装模作样地说：“这一家人是你的吗？济南这地方日子不好混啊！今天遇见我，算你们走运，跟我上关东去吧。”他顿了一下又说：“到那住的是洋房，吃的是洋面，穿的是洋服；干活不累，一天净挣两块钱。”

爹半信半疑，寻思了半天，觉得实在是无处安身，只好答应他。这个人就是到济南招工的鹤岗煤矿大把头杜文祥。

杜文祥把我们领到车站附近的一个地方，门口有

两个兵把着，进去一看，地上坐满了跟我们一样的穷苦人，足足有五、六十户人家。一位老大娘见了我们，走过来贴着娘的耳朵说：“你们也不先打听打听，我们都让人卖了！”这时我们才知道又上了当。

第二天夜里，我们这群人全被装进闷罐车里，喀嚓车门一关，大铁锁就锁住了。在车上受冻挨饿，还挤得连气都喘不过来。车上很多人生了病，有的孩子渴死饿死闷死，情景十分凄惨。

那是一九四〇年，日本鬼子已经侵占了我们的东北，建立了“满洲国”。火车到了山海关，我们被赶下

帶到把头诘所，天黑前借来半洋灰袋子又苦又涩的橡子面，这就是杜文祥说的“洋面”。到晚上，一家人冻得紧挨在一起，睡不着觉。就这样，我们全家逃出阎王殿，又走进了鬼门关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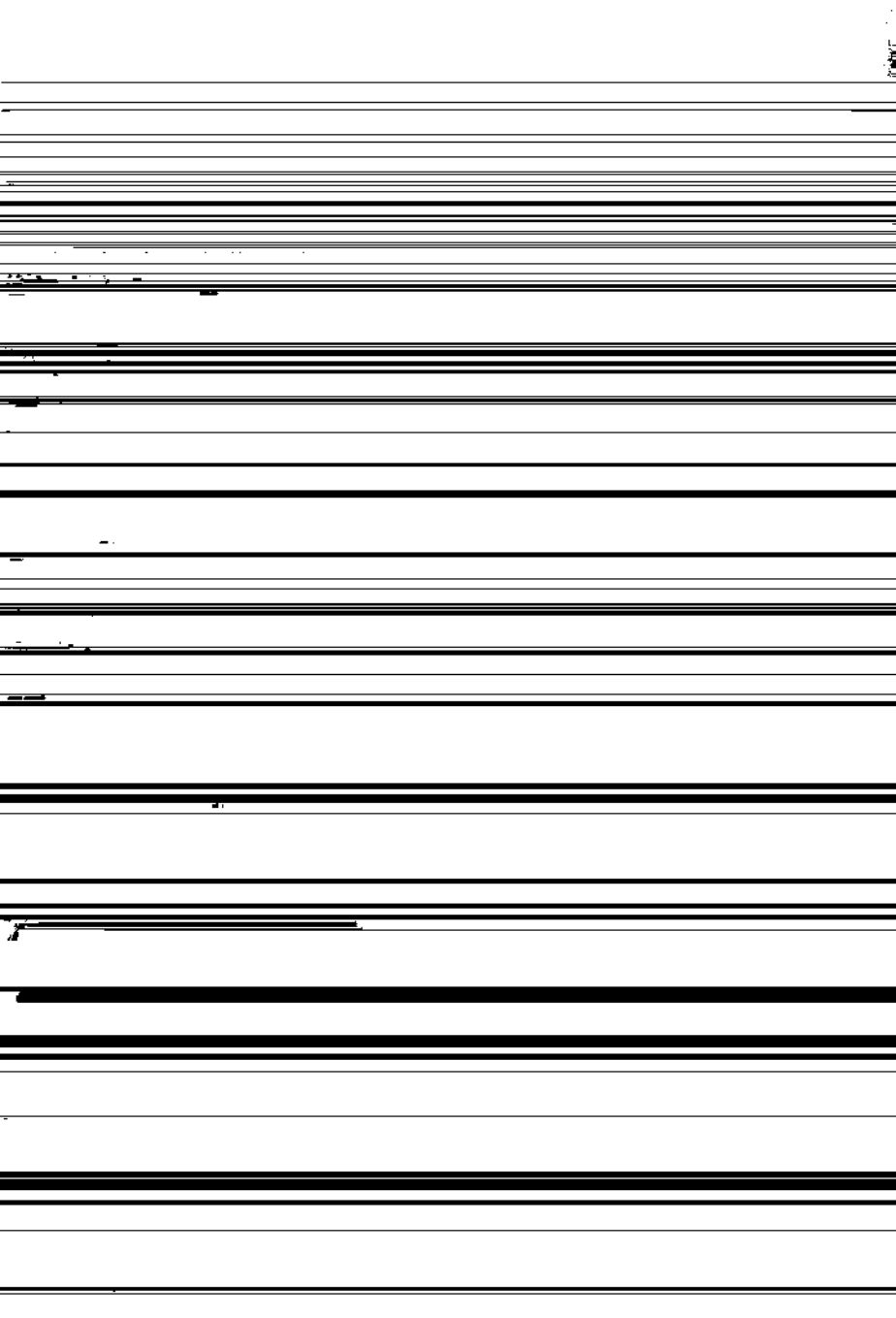
爹丧命死不瞑目

我们到鹤岗的第二天，鸡叫头遍，把头张化义拎着镐把就来催班了。爹被带到劳务系门口排队，等候点号。日本监工大北手提鹰咀锤子，骂骂吵吵，任意打人，不把我们中国矿工当人看。

日本鬼子为了侵略战争的需要，疯狂掠夺我国的煤炭，用“人肉开采”的办法，不顾矿工死活，把死人成堆往“万人坑”扔。日本强盗掠夺的每一块煤上都印着我们矿工的血迹，都是拿我们矿工的生命换来的。

那年，我爹快五十岁的人了，吃尽了苦，受够了累，身板本来就不好，加上吃不饱、穿不暖，一天还得在井下干十几个小时的活，不到半年，已经被折磨得不成样子了。每天晚上，进了屋就趴在炕上不能动弹，成宿的咳嗽，吐痰带血。鬼子逼着矿工干活，规定歇一天要扣二斤粮。我一家八口，全指望着爹干活糊口，爹只得每天挺着下井挖煤。

有一次，爹在井下弯着腰用铁锹撬煤，只觉得天旋地转，浑身出虚汗，实在支撑不住，就摇摇晃晃地



用车把他拉出坑口抢救！”工友们把爹送出井口，呆了两三个小时，爹从昏迷中慢慢地苏醒过来。

晚上，爹躺在凉炕上发高烧，两只手捂住胸口，不住声的咳嗽，大口大口地吐血，一直折腾到天亮。爹刚睡过去，把头张化义又跑来催班。娘告诉他，爹病重，起不来炕了。他走到炕沿跟前，一手握着镐把，一手去抓我爹的头，说：“你的脑袋还硬，还热乎，快给我干活去。”接着就一阵镐把，爹还没有来得及张口，就被打的不省人事了。娘一看爹被打坏了，上去抓住张化义不放，张化义把娘推倒在地，脱身逃跑了。

我们几个孩子围在爹身旁痛哭。娘见爹病情严重，心里发慌，借了几个钱，叫我和二弟搀扶着爹去看病。我俩扶着爹来到兴山矿医院，刚走进门，一个日本鬼子跑过来，呲里哇啦哇啦的乱叫，伸手就打了爹两个大嘴巴，一脚把爹踢出门外。爹站不住晕倒在地上，怎么喊也喊不应。我和二弟急得大哭，邻居唐师傅路过医院，怕鬼子下毒手，把爹扔进“万人坑”去，急忙把爹背回家来。他对娘说：“矿山那有给咱煤黑子治病的地方，这医院是专给日本鬼子、警察和把头他们看病的。”

到了第二天，爹自知不行了，他安慰娘说：“别哭了，吃药也没有用，你给我做碗苞米面粥吧。”家里那有苞米面？日本鬼子吃大米、白面，给我们矿工的是

橡子面，冻土豆，烂白菜。娘让我到邻居家去借，我走遍左邻右舍，哪家也拿不出苞米面，就空着手走回家来。爹一看就明白了，叹着气说：“绪长，给爹倒碗水顺顺气吧！”

我含着眼泪，端过一碗热水，轻轻送到爹嘴边。

这时爹两腿发抖，口咽了一口，就张不开嘴了。我和

义拣起摺子正要走，凑巧邢师傅和唐师傅走进屋来。邢师傅指着张化义手里的摺子，说：“张化义，你把它放下。张延年刚死，人家寡妇幼儿就好欺负吗？”张化义说：“你管什么闲事，张延年死了，领粮扣你的钱？”唐师傅接过来说：“从我们两个名下扣！”后来，邢师傅和唐师傅立下字据，张化义才滚出去。

听说，兴山矿宿舍股要盖房子，把头牛庆山招收童工。娘把我和二弟叫到身旁，说：“我们不能光靠你邢大叔和唐大叔过日子，他们生活也够紧的了。家里的生活你们哥俩要放在心上啊。”我看着娘红肿的眼睛，十分心痛，对娘说：“娘，现在宿舍股正要人，我和二弟报名当童工去吧。”那年，我虚岁数十三，弟弟绪吉才十一岁。从此，我们哥俩儿又踏上了爹爹那条血淋淋的道路。

我们哥俩除了当小工，还干各种杂活。那时候每天至少要干十二小时的活。瓦工师傅每天从早六点干到晚六点，我们童工每天还要提前去备料，下班后又要收拾打扫，天长日久，十来岁的孩子怎能顶得住呢？晒了打个盹，日本监工和牛庆山见了就毒打一顿。

有一回，牛庆山让我扛一根大木头，上脚手架，我怎么也扛不起来。牛庆山上来用鞭子抽，骂我白吃饱，不干活。他搬起这根木头，撂在我肩上，沉重的木头，就象一座大山似的压在我身上。我两腿发颤，一步一

晃往上挪，豆大的汗珠子滴答滴答往下掉。还没走到地方，我腿一打软，倒在跳板上，大木头压在腰上。狗把头牛庆山在下面还一个劲儿地骂。

我们哥俩每天还要挑砖，踩着跳板上上下下，干了不到半年，二弟的小脊梁就压弯了。一九四二年五月的一天，家里没粮吃，我们哥俩空着肚子到工地。二弟越干越没劲，牛庆山上去就是一鞭子，说他磨磨蹭蹭泡蘑菇。他拿二弟生命取乐，让二弟把砖装得满满的，扬起皮鞭逼他上跳板。二弟走不多远，脸色惨白，一步比一步艰难，走到半截腰，正想歇歇脚，牛庆山大叫一声，二弟一愣，连人带砖，一个跟头从跳板上栽下来。他左胳膊摔断了，当时就不省人事。牛庆山骂他装死，拿起鞭子要抽他。王师傅从脚手架上赶下来，打掉牛庆山手里的鞭子：“孩子都摔得死过去了，你还打他，你是中国人吗？”牛庆山倒退几步，威胁说：“好小子，你敢动手，走着瞧！”当天下午，王师傅被按上“八路军探子”的罪名，叫日本宪兵抓进“矫正院”去了。

卖弟妹骨肉离散

我把二弟背回家，娘见他身上全是血，一下子就哭昏过去了。我们兄妹几个都哇地哭开了。二弟从我们的哭声中醒过来，两眼血水，他痛苦的看着娘，说：